

曾國藩全集

(清)

李瀚章編
李鴻章校



第二册

奏稿(中)

● 辽宁民族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



曾文正公奏稿 卷九

目 录

谢湘乡加学额恩折 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379
谢弟国华以同知选用恩折 同日	380
江西近日军情据实覆奏折 同日	380
瑞州奉新攻战情形折 同日	383
建昌官军溃退折 同日	386
湖南援师克复袁州府折 同日	391
饶州丰城等六案保奖折 同日	392
湖口等县团绅请奖片	393
克复安福县城折 十二月二十三日	394
毕金科军进剿胜仗折 同日	396
刘于浔水师迭次胜仗折 同日	398
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	401
湖北援军保奖请恤折 同日	402
查复邓仁堃被参各款折 同日	403
克复奉新县城折 咸丰七年正月十七日	408
官军克建昌武宁两湖军收复各县折 同日	410
目疾请假折 同日	414
报丁父忧折 二日十六日	415
呈请代奏奔丧到籍日期折 二月三十日	417
呈请代奏谢恩折 三月二十六日	417

沥陈下情恳请终制折	五月二十二日	418
恭谢天恩并吁请开缺折	六月初六	420
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	同日	422
钦奉两次谕旨覆奏折	九月初九日	424
酌拟报销大概规模折	十二月初七日	426

谢湘乡加学额恩折

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窃臣接阅邸钞，咸丰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骆秉章奏，请赏加湘乡县文武学额一折，湖南在籍侍郎曾国藩前经招募乡勇一万余人，驻扎衡州，颇资捍卫。嗣后军分水陆，克复武汉、田镇，屡著战功。迨贼窜湘潭等处，该绅勇截击获胜、地方得以保全。连年土匪窃发，亦赖该县士民不分畛域，实力防剿。南路肃清。先后捐输，数逾巨万，洵属踊跃急公，自应优加鼓励。所有湘乡县学额，著於原额取进文童十五名外，加增三名，取进武童十二名外，加增三名。均作为永远定额，以示优奖。钦此。”窃臣於咸丰二年十二月，奉命帮办团练，即邀同县生员罗泽南、刘蓉、王鑫数人至省招募湘勇千人，认真训练。三年六月，与抚臣骆秉章熟商，复招湘勇二千，救援江西，均经奏明在案。是年冬间，臣驻扎衡州，叠奉谕旨，飭令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面，遂招募水陆弁勇数逾万人，虽概称湘勇之名，实不尽湘乡之籍。频年以来，或在江西，湖北随征，或在本省南路防剿。薄效涓埃之力，屡邀高厚之恩，计一县之中，数年之内，文员保举道、府以下至州、县佐杂者数十人，武弁保举参、游以下至千、把、外委者数百人，悉荷恩旨俞允。而罗泽南、李续宾均蒙赏加藩司之衔，锡以二品之封。在合县诸人言之，已觉劳薄而赏厚；在微臣一身言之，尤为功寡而过多。乃蒙闳泽宏敷，皇仁特沛，增文武三名之学额，宠锡温纶；励水陆万众之军心，欢如挟纊；鳌戴地而深知其重，蚊负山而不惮其难。臣惟有勉策驽骀，誓除丑逆，率湘中之子弟，永矢同胞同泽之忧，扬泮沼之芬芳，无忘献馘献囚之义。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善折恭谢天恩。伏乞皇

上圣鉴。谨奏。

谢弟国华以同知选用恩折

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奏为恭谢天恩事。九月十四日，准兵部火票递到，八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同知衔曾国华著以同知俟先选用，钦此。”窃曾国华系微臣之胞弟，出继叔父为嗣。世守清门，家承儒术。惟縹緲之粗涉，实军旅之未娴。本年三月，因闻罗泽南受伤，驰赴湖北军营，经抚臣胡林翼派委管带湘勇兼辖各营，救援江西，同行如普承尧、吴坤修、刘腾鸿等，皆久历戎行、夙谙将略。臣弟国华与之谘商，得所依倚，类因人而成事，敢贪天以言功。乃蒙皇仁广被，宠锡头衔。仕板初登，遽分猷於五马；恩纶特沛，如负重於六鳌。臣惟有督饬臣弟，共摅丹悃，念累世践土食毛之义，欲全孝必思全忠，法古人卧薪尝胆之诚，必有忍乃能有济。明耻教战，补拙习勤。冒锋刃以先驱，效千刀之一割。庶冀仰答高厚鸿慈於万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率同臣弟国华北向叩头，恭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江西近日军情据实覆奏折

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奏为江西近日军情据实覆奏，仰祈圣鉴事。窃臣等於十一月初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十月二十日，奉上谕：“曾国藩、文俊自八月三十日奏报瑞州、建昌胜仗之后，已及月余，未见续报，昨据廉兆纶奏，有探闻抚州官军失利之语，与本日何桂清奏报相

同，亦未见曾国藩等入奏。前闻贼匪多回至金陵，而江西失陷各郡，尚无一处克复，所有占据城池之贼，闻皆石逆党与，诱胁土匪为之拒守，即广东新附匪徒，亦皆系石逆所纠集，与金陵逆党尚未归并。现据江浙各省奏报，皆言金陵内乱，杨逆已为韦逆所杀。又闻杨逆被杀后，石逆不服，逃出金陵，洪逆现悬重赏购其首级。可见石逆断不再返金陵，金陵亦不肯更助石逆。昨又据福济等奏，石逆现在安庆、桐城一带，其为纠合党与自图占据，已可概见。现在福济等已攻克巢县、和州，不日即可进捣安、桐、而湖北沙口、田镇，水陆兵勇屡绝贼援，恐石逆不得逞志於皖楚，势必窜入江西，该逆於诸贼之中最为凶悍，若令回窜江西，占据数郡，煽惑莠民，其势愈难收拾。著曾国藩等乘此贼心涣散之时，赶紧克复数城，使该逆退无所归，自不难穷蹙就擒。若徒事迁延，劳师糜饷，日久无功，朕即不遽加该侍郎等以贻误之罪，该侍郎等何颜对江西士民耶。又闻石达开系湖南拔贡，现因与韦逆不睦，颇有投诚之意，虽未必即系确信，而穷蹙思降，亦或事之所有。此辈狼子野心，原难轻议招抚，倘向曾国藩处乞降，应如何处置之法，或使先自立功赎罪，再邀重赏，亦当豫为筹画，经权互用，以收实效。现在仍将失陷各城，先图攻克，使该逆无所凭借，不敢退至江西，是为至要。本日据何桂清奏，请飭催候补同知吴坤修，将所带彪勇二千五百名，速赴广信等语。此项壮勇何以日久未到，著曾国藩等查明，飭令该员迅速驰往，以便饒廷选回驻玉山，毋稍延缓。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臣等伏查贼首之在江西主持军务者，自上年十一月至本年二月底，以伪翼王石达开为主，三、四、五月以伪翼贵丈黄玉昆为主。六、七月以伪北王韦昌辉为主、曾於八月初六日附片具奏在案。自韦昌辉在瑞州战败。窜回金陵，被杨秀清斥责，洪、韦二贼谋杀杨秀清，并诛其宗族党与。於是石达开自湖北洪山归去，黄玉昆自江西临江归去，并赴金陵谋为杨秀清伸冤复仇。八月以后江西军事，即系九江贼首林

启容主之。臣等正思趁此机会克复数城，仰慰宵旰忧勤之意。不意九月中，抚州以分军致挫，十月间，建昌以疲乏致溃，而拏获贼中伪文，均称石达开谕令诸贼谨守江西。凡江西境内之贼，概未调赴下游，而下游之贼反由景德镇以赴援抚、建。盖安庆为石逆旧踞之巢穴，江西为石逆新陷之土地。谕旨所谓石逆纠合党与，自图占据，已可概见。圣天子明见万里之外，洵属无微不照，臣等曷胜钦服。至石达开系湖南拔贡，颇有投诚之意一节。查石逆系广西浔州府桂平县大梭村人，在金陵时先据故明张侯第，后驻上江考棚。甲寅八月据守安庆，十一月，臣国藩师次九江、石逆与罗大纲同赴湖口救援，官军被挫。乙卯春武汉复陷，该逆往来蕲、黄一带，提调贼军。十月由通城窜入新昌，招纳广东新附之匪，连陷江西数府。本年三月，下窜宁国、芜湖等处，七月初九复由兴国州上援武昌，为李续宾之师所败。现据各路探报，石逆纠集匪党十余万人，前往金陵，誓杀洪、韦二贼，为杨秀清报仇。以臣等愚见揆之，如果洪、韦胜而石逆败，则投诚乃意中之事，若其石逆胜而洪、韦败，则该逆挟诡诈以馭众，假仁义以要民，方且飞扬自恣，未必遽有投诚之心。臣等曾檄谕九江贼目林启容，令其归顺；又作伪文调瑞州贼目赖裕新令赴下游，均无成效。假令石达开自知大势之已去，识天威之难犯，翩然归命，稽顙投诚，则臣招抚之法，当令其立功赎罪，献城为质。以大局言之，北岸安庆、南岸九江，该逆之所必争也。以江西言之，瑞州、临江为根本，抚州、吉安为膏腴，亦该逆之所不肯轻弃也。能於此六城中献一二城为质、则可信其为真心归附。国初之施琅、黄梧、近日之张国梁成例具在。臣等立即奏恳鸿恩、縻以高位，优以厚禄，若不能献城为证，外称归义，内怀叵测，如阿睦尔撒纳先降后叛之案，几至不可收拾。臣等不敢贪招抚之虚名，弛防剿之实务，是否有当，伏乞训示，指授机宜。刻下瑞州、奉新两军，叠获胜仗、剿办尚属得手。周凤山、黄冕等之师，初赴吉安，差称劲旅，袁

州新复，西路大有振兴之机。水师则彭玉麟驻下游之吴城镇，立于浔驻上游之樟树镇，均甚得力，惟抚、建叠挫，东路空虚。臣等惟当严飭西路诸将，恪遵谕旨，先图攻克数城，使该逆无所凭借。仰副圣主矜怀，南服拯民水火之至意。所有江西近日军情，恭折据实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朱批：“尔等主见甚属允妥，剿抚固应并用，尤重先剿后抚。可随时审其机宜，好为之。钦此。”

瑞州奉新攻战情形折

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奏为瑞州一军，十月接仗，屡次获胜，现在新修南北两城，暨奉新接仗获胜情形，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窃瑞州一军，九月接仗情形，并分兵克复上高县城，业经具奏在案。嗣据普承尧、曾国华、刘眷鸿等禀称，瑞州分兵两营，於初四日克复县城，寻获知县傅自铭尸首，安抚遗黎，搜剿余匪，拟於初十日回瑞州老营。是日卯刻，探报有贼数千，隔河浩荡而至，纷分三支，一由河南，一由河西，一由河东。湘宝各营商议，朱祖贵敌河南之贼，黄泽远敌河西，周福昆敌河东。而贼之从河西来者，因水深未能猝渡，又分而为二，与河南河东两支涉水急渡。黄泽远见贼不从西面径渡，乃分兵助朱祖贵、周福昆，而自率亲兵抄河东之贼之尾。该逆济河甫毕，朱祖贵、周福昆迎击，贼背水而阵，死战不退，黄泽远自东旁抄，前后围逼，自辰至午，杀贼四百余名，溺死无数，夺获枪炮、旗帜、刀矛、号挂五百余件。此分兵克复上高后，初十大战获胜之情形也。瑞州分南北两城，中跨一河，北曰官城，南曰民城。鄂省援师初到瑞时，于七月初三日攻破南城，贼党尽归北城，然南路与临江相通，贼中之接济，顽民之贸易，犹

以南城为藏奸之藪。我军屡赴南路搜剿，大小数十战，终不能绝其接济。自九月下旬，大雨涨河，浮桥冲断，而南路之贼日益猖獗。候补直隶州刘腾鸿与曾国华、普承尧等熟商，必须筑坚垒於南岸，造极固之浮桥，而后南路之外援可断。十月初八日，刘腾鸿于南岸修筑新垒，拆取旧南城之砖石，搬移新营之前，有贼数百出而争之，刘腾鸿先派队伍埋伏於旧城之内，贼自遇伏，突起奋击，贼夺桥而遁，后遁者数十名，凫水而渡，我军小枪入水击之，须臾皆毙。初九日辰刻。贼数百人抄省兵各营之后，经都司滕加洪，守备李大雄击退。午后，城内贼大股拥出，实二千余人，滕加洪复与胡应元出队迎击，副将普承尧派宝勇分两支而出，一从田垅抄贼之尾，一接应滕加洪等之军，进退数合，贼不能支，即行败退，田垅之师从中邀击，逆党大败，退至树林。当宝勇与贼鏖战之时，刘腾鸿率亲兵百余名至西门外，牵制贼势，与城门之贼正尔相持，而大股贼之为宝勇击败者，悉至其地，因刘腾鸿队仅百余人，二千余贼并力来扑，刘腾鸿令各勇植立不动，枪炮环击，该逆虽众亦不敢犯。忽一骑马贼目，挥众前进，我军劈山炮适中其胸，余贼遂如鸟兽散矣。十一日，贼队全出，我军坚守不动，俟其稍近各营，会合齐出，将四面围剿，以大创之，该逆甫经接仗，即逃回城根，我军跟追，仅毙数名贼，遂全窜入城。我军愤极，绕城仰攻，刘腾鸿攻南门，万泰、胡应元等攻北门，滕加洪、李大雄攻东门，普承尧、曾国华攻西门，而往来接应。北路直逼城下，云梯甫进，城上火弹、炮石纷如骤雨，骁敢者多受重伤，自午至亥未能得手，收队时已三鼓矣。各营官会商，多制长梯，广储稻草，添造盾牌。十八日复大举进攻，普承尧率宝勇二千独当前敌，直入濠内，拔其木桩竹签，低头於炮子乱石之中，相戒不复仰视，前者已死，后者继进，伤者早归，早者仍来，苦战四时，城贼以全桶火药倾下，烧毙过多，始传令收队。凡伤亡二百余人、都司衔刘芳贵，身受重伤，普承尧据地涕泣，矢以城

不破不肯还营，各弁勇强扶之以归。此初八以后各仗获胜，及十八日攻城未克之情形也。刘腾鸿以南路为贼所力争，每日派队五成排立南岸，而以其半修筑新垒，高厚坚固，屹然如一石城，南工即毕，又於北岸石鼓岭就现在之营基，筑一新城，派湘勇长夫四千余人并力兴工。刘腾鸿与曾国华昼夜监视，至十一月初旬、一律竣工，垒石为基，移砖为壁，环以雉堞，排以枪眼，四门巩固，闭以闸板。高皆二丈有奇，内濠深一丈，外濠倍之，崇墉屹屹，与瑞州之北城相隔二里有余，宽广不逮旧城，而坚固实过之，自是贼之南城拆毁殆尽，而我军南北两城占据上游，岿然新立。此刘腾鸿等因瑞州通江楚要路，特筑新城之情形也。湖南候补知府吴坤修，管带彪勇各营驻扎奉新之甘洲地方，臣等前派赴广信府防守，因三县绅士稟留，仍令留驻奉新，业经具奏在案。旋因甘洲去城稍远、近城之贼焚劫奸淫，不堪言状，绅民泣求进剿。九月三十日、吴坤修派彪左营由东路六分桥进，彪右营、义武营由中路百尺桥进。长字营由西路乌岚桥进，黎明起行，先札距城五里外。吴坤修自率亲兵登城北狮山，周览城垣，复绕至南城，登岐岭瞭望。该逆由南门出队蜂拥而来，当即渡河迎敌，且战且退，佯作畏缩之状，该逆逞志狂追，引至数里外，方卓旗回战，彪左营全队从东抄出，彪右营两哨并义武营抵敌中路，长字营全队御西门之贼，枪炮先施，刀矛继进，伤贼极多。而该逆知我距营较远，难忍饥渴，计欲疲乏我军，倾城而出，漫山遍野，进退数十回合，自辰至申，更番饮食，力战五时，酉正始收队。贼复以数千人尾追牵掣，俟其来既远，我军鼓勇扑回击之，又毙数人，自来交锋之久，以是日为最。吴坤修因城贼四出窜扰，即移札近城之六分桥地方。十月初八日，贼来诱战，坚忍不出，使其久立以劳之。初九日复分数股直来扑营，吴坤修派彪左、右营两路冲出，长字营从左首远包，义武营从右首远包，贼即败退，轰击无算，追至城下而旋。十八日各营派七成队分作两路，绕城五里外游绎，该逆

亦分两路来迎，彪右营、长字营抵东南一股，彪左营、义武营抵西北一股，贼匪愈战愈多，凶狠已极。长字营官把总王吉昌，奋勇逾恒，进退数十合，贼不能抵御，即退回南城。王吉昌接踵而至，意欲乘胜入城，该逆复从城中冲出，各勇稍却，王吉昌殿后，被伤阵亡。彪右营、长字营又合队冲击，杀贼无数，彪左营独当西面，力战尤久，营官千总吴修考冲锋二十余次，中贼火弹身受重伤。是日我兵伤亡逾百，而毙贼三倍过之。此吴坤修在奉新屡战获胜之情形也。据普承尧、曾国华、刘腾鸿、吴坤修先后禀报前来。臣等伏查江西贼匪以瑞、临为根本，自鄂省援师抵瑞，该逆并力固守，坚不可拔，现在我军新修南北两城，亦以为西路各军之根本，如瑞城不能遽克，则留五千人守此新城，余兵或分或合，可以调遣如意。把总王吉昌由湖南千里来援，自备口粮三、四千金，前在新昌、上高屡获胜仗后，随同进剿奉新，克复安义，均甚出力，此次力战捐躯，应请照千总阵亡例，从优赐恤，以慰忠魂。所有瑞州一军，十月接仗屡次获胜，现在新修南北两城，暨奉新屡战获胜各缘由，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朱批：“知道了，王吉昌著照千总例议恤。钦此。”

建昌官军溃退折

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奏为建昌官军屡获胜仗，十月二十五日挫败，营垒被陷，闽兵退回本境各情形，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窃建昌军营，八月间分兵救援南丰、新城及郡营，击退援贼各情业经奏明在案。嗣据副将张从龙、陈上国、琳润等先后禀称，自琳润续带闽兵抵建、与省城之赣兵龙泉勇合札北路，建勇亦自新城回军驻扎西北，兵

力较厚，即於十五、十六等日会合，四面并力环攻。柰我军当攻击之际，贼匪了不接应，有欲扛梯而进，则炮子飞落如雨，兵勇即被枪伤，因之却立，且每於我军收队之时，该逆窥视后队人寡，即出数百人搦战，我兵预先提防。十七日，北路一军回头迎击，大获胜仗。二十一日，各营会合攻城，该逆突出南门数百人，冲抵营盘，我兵分道拦击，歼贼十数名。西路黄家驹带勇驰至，东路张家驹、林士魁督兵勇凫水截击，该逆三面被围，杀毙百余，旗帜、军械横弃遍野，纷纷逾短垣逃遁，退至城门。城内老贼闭门不纳，仍驱出数百人回战，又被火箭、枪炮力击却之。二十三日，北路各营出队，城贼出数百人迎战，我军以枪炮毙红旗贼目一名，匪党十余，该逆抵死向前力拒，我军各札定阵脚，静以持之，大炮环施，贼众且拒且退，西北接应之兵勇从旁横击而出阵，逆贼势不能支，退入城内。二十四日探知逆贼由东门出城取水，派兵勇三百名前往埋伏，贼至溪边，号炮一响，伏兵齐起，刀矛殪其前锋数人，抬炮绕旁击败之。二十五日，逆贼六、七百人开城搦战，琳润带兵趋北门，张大雄、李熙瑞、名谦、杨锦斌等各领队而出，约各拨奇兵一队，绕左右旁击，正兵以大炮连环并击，伤毙甚多，奇兵起而乘之，逆贼败入城内，坚守不出。二十六日，琳润、张大雄围攻如故，贼仍坚守不出。二十七日、琳润令兴化勇一人手执籐牌跃入子城，斩取贼旗，诱贼出城，该逆果愤怒出城迎战，我军伏兵齐起，杨锦斌、张大雄等从左右截出，逆贼纷纷败散，追抵子城，相持两时，兴化营把总陈光升被枪飞伤，犹自督兵奋击。九月初二日，将邵武运来之大烦炮对城轰击，逆贼分路出战，三百余人由中路直扑琳润之阵，又出两队由城左右包抄而来，琳润令曾大升带各兵诈退三十余步，然后名谦、张大雄等三路并进，金鼓齐鸣，与枪炮之声相应，伤毙贼匪百余，我军三面围裹，城贼出而接应，始得逃出重围，午后收队，我军亦受伤多名。初五日，琳润、张大雄等复由东北进攻，名谦等由西北夹击，逆贼出城迎

御，我军左右包裹，该逆唯得力战以出重围而已。割取首级二十五颗，夺获旗帜、器械四十余件。张从龙等以屡次攻战未能得手，由是重修攻具，重悬赏格，力图大举。九月十三日，四更出队，趁月光将沈，负薪向南门堆积，扛梯西南城下，一面烧其档门千斤闸板，一面奋力扒城，该逆於门外筑有护城短垣，暗伏墙内，我兵甫近，枪炮连施，外委徐荣生冲锋直前，被长矛刺伤。扛梯有竖至城上，有未及扶立者，城上炮石纷纷雨下，火罐、火包乱掷，我兵挡牌不能低御，又被伤数人。十九日，我军出队环攻之际，该逆於西门突出迎敌，我西路兵勇稍却，南路大队伏出夹攻，连毙大旗老贼，众贼夺尸，我兵枪入，叠进叠退，伤毙贼匪数十名，夺获旗帜、火药、刀矛等件。此八月下旬及九月上半月叠次攻剿获胜之情形也。自九月十七日、抚州李元度之营，被贼扑陷，贼之凶焰顿长，建昌之局势为之一变。盖缘建郡一军，以闽兵三千人为大宗，本府额兵与新募各勇千余人次之，自省城拨往之赣标兵龙泉勇六百又次之，臣等责成知府何忭、在籍安徽知府张家驹综理该郡军务，其余闽兵有主客之分，无统属之权。七月底新城之陷，何忭一门八口殉难，该员伤病余生、颠连万状。张家驹以本地绅士，筹饷筹兵任劳任怨，虽使心力交瘁，实亦呼应不灵。而省城库款支绌，臣等竟不能筹备粮饷军火远解建昌，该郡竭蹶情形，想在圣明洞鉴之中。至九月十七日，抚州营盘失陷，建郡与之毗连，唇亡齿寒，军心不固。何忭等屡次稟请济师，臣等以无大枝劲旅可供调拨，深用焦灼。盖建昌军营岌岌危殆之势，臣等寝食忧之，亦已意料及之矣。旋据何忭、张家驹稟称，自李元度崇仁之兵撤调贵溪，初七日贼匪即入崇仁，初十日又陷宜黄，前伪监军冷逆，於初九日入金谿，又於陷宜黄之后，扰及枫林、神冈、大雄关、军山以逼南丰，陷金谿之后，扰及黄狮渡、高陂以逼泸溪。建郡地界四五十里，如西路之泽泉、茅排，北路之青泥、石门，无不面面皆贼。何忭等计无所出，即设为雕剿之策，闻贼踪扰近郡界，各

营抽兵数百掩袭之，远则五六十里，近则三四十里，尽夜而出，向晓而归，南丰、宜黄交界，搜剿一遍，人心藉资镇定。十五日探报，宜黄出贼二千余人，直抵岱七都。十七日已逼柵下，距郡城三十里。各营议定抽兵赴柵下迎剿，潜师夜出，建营署守备杨锦斌，偕世职崔思坤引军疾驰，天明已抵柵下，该逆正拟饭后扑城，零星四散，猝不及防，杨锦斌挥军掩杀，该逆不及措手，缘崖逃窜，我兵勇蹑追搜剿，响震山谷，毙贼百余，颠扑殒命及掳胁逃散者甚多。夺获大旗、炮械无数，追至魏岭、云梯关收队。此建营於危急之际抽兵出剿柵下获胜之情形也。何斌等以该逆为崇、宜勅敌、必不因此一挫遂戢其锋，仍囑各营面面戒严，连日派拨兵勇四处雕剿。二十一日探称枫林、埂口、里塔墟一路，有逆匪七八千前来，张从龙派兵六百，驰往迎击，候选同知黄家驹带勇百名为之响导，张家驹自带壮勇三百堵东路，张大雄率赣标兵勇三百为接应，三更起程，夹岸而进。二十二日黎明抵距城四十里之大安桥，与贼相遇，贼分三股，皆为我军击败，杀伤百余人。正待穷追，殊左右逆匪抄出山后，将我军冲为两段。先胜后挫，共阵亡五六十名、被伤亦数十名。管带漳勇之保举把总苏廷美力战阵亡，前湖南长沙县典史李廷耀不知下落，南军并由东岸纷纷败退，张家驹、张大雄接应兵至截住败卒，札驻山头，杀贼数十名，直抵河沿，贼众却退，我军始得收队。是日贼即扑至上湖、桥下，两处距郡城三十余里。张从龙因南岸兵勇伤亡较多，锐气少挫，即亲督所部扼驻庙岭，立待与该贼死战，张大雄连夜赴南岸助之，张家驹复调杨锦斌带建营六百人并往击之。次日迎贼复战、贼漫山寨野而来，马队数百匹横冲直突，我军分三路迎敌，张大雄、杨锦斌身先士卒，奋力掩杀，将贼左右两路击败，中路贼已退走，追至十余里，轰毙杀毙之贼不计其数。夺获骡马不少，正待收军，贼复掩至，如是数次，我军更番叠进，战至日中，城内之贼，探知外援已到，遍吹海螺出城接应。我军气力稍懈，回顾营内有贼，众

志稍慌，队伍稍乱，贼将马队分两翼驰骤包裹，将我军困在核心。署闽安协副将陈上国截住南门之贼，我军首尾不能相顾，东岸之勇方待接应，而有贼千余人由田螺石突至，为所牵制，北营之兵方来助战，而又有贼二三千从界山岭扑来，从枋下扑来，为所牵制，时西北路官军仅琳润兵九百名，赣标守营兵一百名，及龙泉勇建营兵五百余名而已。西北两城内之贼蜂拥而出，琳润正分途迎击，而南营败卒纷纷由西奔回，琳润知南军失利，急於驰援，乃会同拔营，冀得全师以出，一面截杀北路之贼，一面移军东行，时已申酉之际，南营张从龙、张大雄、杨锦斌始从重围冲出，贼马攢追，张从龙受伤投水遇救始苏，张大雄手受矛伤，贼即扑渡而东，混战逾时，我勇败溃。副将陈上国督同管带漳兵之守备伍连青、候补通判吕文烱、巡检丁开第并入漳营，在麻桥苦战，内外之贼并力交击。二十五日天色微明，营中火起，遂为贼陷。陈上国、吕文烱、丁开第同时遇害。北军福建兵勇退驻闽境之飞鸢自守，南军郡营溃散甚多，赣营受伤患病亦众，令把总谢福麟带回赣郡归伍。张家驹率龙泉勇及将弁由贵溪河口一路回省。此十月二十二、二十四、五等日，建昌苦战营盘被陷之情形也。臣等伏查抚、建两郡，辅车相依；抚营既陷，建昌势难孤立。加以师老力疲、饷项久缺，援贼新至，鏖战两昼夜之久，遂致挫失。除福建各将弁应行赏罚，由闽浙总督奏明办理外，所有护闽安协副将陈上国，深明大义，力战之苦，遇难之贞，无愧大将风节。应请与同时遇害之把总苏廷美、守备伍连青、通判吕文烱、巡检丁开第一并从优赐恤、以慰忠魂。其余伤亡员弁兵勇，查明照例办理。所有建昌军溃，闽兵退回本境缘由，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湖南援师克复袁州府折

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奏为湖南援师克复袁州府城，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窃湖南援军，围攻袁州防剿万载，臣等於三月二十六日，具奏一次。旋因道路梗塞、禀报未能常通，所有袁州军情，概由湖南抚臣奏报。兹於十一月初六、初八等日，先后接据道员刘长佑、候补知府萧启江、游击刘培元禀称，自九月屡破援贼之后，袁城之贼十分穷蹙，旋於吉安纠合伪检点傅逆、龙泉黄逆并安福贼共万余、临江贼数千，齐集分宜，设卡昌山，十月初三夜五更，前队已到彬江。翌日，我军出队下浦以待，贼果三路至，遂分头迎击，又大败之。至初七、八，贼遂悉数驻扎合山，筑立土城，深沟高垒，誓决死战。刘长佑等飞书至万载，调游击田兴恕一军来袁州助剿。十三日迎击援贼於下浦，贼溃，转守合山巢窟。十六日萧启江、田兴恕等分三路进破合山贼巢，大获全胜，贼连营二里，一炬焦土，斩夺无算，积聚概行烧尽，乘势追逐，距分宜仅十五里乃收队。是夜分宜贼乃悉数遁去。二十三日复有窜转者。二十四日刘长佑派队会剿，收复分宜县城，贼援自此绝矣。袁城之贼，计穷力尽，纷纷投诚。惟广贼尚欲忍死以待，坚不肯降。我军乘其内溃，连夜环攻。二十七日，贼目伪侍卫李能通诣刘长佑军中乞降，群贼益无固志。十一月初一日，游击刘培元率兵列阵杨家山，令哨官黄开甲、莫有升等伏於山下诱战。城贼数千由秀江桥蜂拥而来，我军佯为败退，贼众追来，黄开甲等率勇横截，毙贼十余，进而冲出，又毙贼目二名，余贼溃走，乘势力追，城门下闸，贼众大乱。未申之际，降贼俱供称：城中贼束装将遁，初更候伪检点黄逆果率数十贼由北门出，余众续出。我军恐其窜向萍乡，派队堵御。贼